

蜜 月

他们办完婚礼后，立马离开了这座城市，驾车去了维也纳的萨赫酒店，酒店经理在台阶上迎接他们。行李工匆匆走到他们车子的后面拿行李箱。只见他们低头拖着箱子疾走，还说了好多恭维话。他们这些先生、太太可以完全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丽塞尔还是第一次亲耳听人那样叫她，兰道尔太太，以某种方式将她同身边的这个男人一辈子绑在了一起，此刻道谢的那个人似乎已不再是她心爱的维克多，而成了陌生人，某个她之前刚刚相遇不久的人。此刻，他看上去平静、洒脱，可亲可敬。她猜，这是他在工厂里的样子；是他同工人代表、工头和经理在一起时的样子。有那么点洒脱、和蔼，就像是在对待烦人却又令人尊敬的亲戚似的。

酒店工作人员领他们去看的那间套房奢华考究，墙面覆丝缎，石膏线镀金，都是些维克多厌恶的东西。“所有这些浪漫主义，这些……怀旧的货色，都是完全可以扔掉的垃圾。我们的新房子里，这样的东西一样都不会有！”

丽塞尔取笑他。他一说起新房这个话题，就会带惊叹号——她就是这么想的。她会在空中画出惊叹号，那小小的能量脉冲。尽管这话他说到现在，但迄今为止，连个样子都还没个影儿。它只是抽象的存在，用大写字母写了下来，再加上惊叹号：新房！丽塞尔的父母给了他们一块地建房子，那是温泽尔给女儿女婿的结婚礼物：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要好看、坚固，”老人说道，而他未来的女婿却笑了起来。“好看，没问题，但坚固？不行！我们可不想要看上去像堡垒一样的房子，什么角楼、塔楼、哥特式窗

庭院的餐厅，这样他们就能坐在葡萄树的枝蔓下用餐了。他们点了莫雷切软壳蟹和索阿维白葡萄酒。他们互相祝酒，隔着桌子碰杯，玻璃杯映衬着日光。他们聊着天，谈艺术和建筑，谈绘画和雕塑，谈达达主义者的胡言乱语和杜尚荒唐可笑的物体，谈立体主义、野兽派和冯阿普特崇拜的鲜为人知的荷兰艺术家。“他们自称‘风格派’^①。你们知道他们吗？凡·杜斯堡，蒙德里安？纯净的线条，专注于形体和比例。”度蜜月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最新冒出来的团体。他们都知道“风格派”，但这群时髦、摩登的荷兰人的观点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丽塞尔表明自己更喜欢青年风格派，以及维也纳分离派的艺术家。“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克里姆特^②替她画过像，”她告诉冯阿普特，“肖像就挂在我父母家房子的餐厅里。”

冯阿普特朝她笑了笑。“女儿尚且如此，母亲肯定很漂亮。我想克里姆特一定能画出她的风韵。”

“是幅很好的画像……”

“毫无疑问，肯定是富丽堂皇。但……”总是有转折。似乎，冯阿普特满世界跑的时候，总会忙于处理没有智慧、没有天分、没有想象力的人在他路途上设置的障碍。“但作为一种风格，分离派是什么意思？还有瓦格纳？欧尔布里希？您知道他们在维也纳的建筑吗？您当然知道。”

“我觉得房子很漂亮。大胆的线条，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

“但看上去就像陵墓！像火车站！建筑不应该像其他东西！它只应该是个存在，有形体但没有参照，只应该由构建它的材料和建筑师的观念来对它作出规定。就像风格派的绘画一样抽象。”

① 风格派，1917年创建的艺术派别，主要人物为荷兰人凡·杜斯堡（1883—1931）和蒙德里安（1872—1944）。组织松散，有些成员彼此之间并不相识。该派对建筑和应用艺术（如家具设计和印刷术）影响颇大，而非绘画和雕塑。

②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862—1918），奥地利画家，他的作品在一战后唤起了奢华、乐观的氛围。

型猫科动物在走动。丽塞尔待在外面的阳台上，抽着烟，喝着酒，越过圣马可湾，望向圣乔尔乔岛，而两个男人则一直待在屋内谈话。她意识到冯阿普特不时朝她这儿瞟着。她告诉自己不要被他的关注打动。他个子矮，皮肤黑，健壮得像个拳击手，而她欣赏的则是个子高挑、棱角分明的人，那种人无论是站还是坐，都会弓着腰，仿佛是对比自己矮的人屈尊俯就似的。维克多。一个品行杰出的男人，一个令人无比欣赏的男人。

“真是个厉害的提议，”维克多说完该说的话后，冯阿普特评论道，“这个提议很有难度。”

“怎么难了？不就是建幢房子。”维克多摊开手表明事情简单得很。“对我来说，说不定很难，但对一名建筑师来说，肯定不会复杂。如果您让我去造辆汽车的话……”

“唉，可您造汽车是为市场，是不是？您说不定也希望造辆合自己口味的车，但事实上，您是在为市场造汽车。”

“很对，”维克多同意道，“和造房子一样。只是代表市场的只有我。还有我的妻子。”

“这种委托，问题就出在这儿。您，还有您的妻子。”

“我们成了问题？”

“环境创造问题。您希望有人造房子，有四堵墙——”

“或许更多，或许超过四堵。”

“——还有屋顶。门、窗、楼上、楼下，都很繁琐。我想还有佣人区……”

“肯定要有。”

“不就得了。但得安排得有条理。”

“还有孩子住的房间。”丽塞尔从阳台那儿叫道。

冯阿普特笑了，把脑袋朝她那儿探过去。“确实，还得有孩子住的房间。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做一些不同于纯粹造房子的事。我希望创造一件艺术品。这件作品和雕塑完全不同；我希望将空间纳入其中。”他用双手做

构 想

兰道尔夫妇回家后，便搬入了城里马萨利克区一栋带家具的别墅里。这栋修有塔楼、城堞的庞然大物般的别墅可望见远处的斯伏拉特卡河与葱郁的山坡，但与他们计划所造的房子截然不同。“我怎么能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呼吸呢？”他们初次在附近走动的时候，维克多感叹道。然而，身处这栋租来的别墅中，在镀金灯具和丝绒帷帘之间，在富丽堂皇的吊顶和穆拉诺玻璃吊灯下方，他们仍欲寻求现代住宅的理想，这样的房子要适应的是未来，而非过去，适应的是开放的现代生活，而非往昔遮遮掩掩、荒唐可笑的岁月。

玻璃屋。

此刻，它尚未形成形式或实体，然而它已在他们的头脑中，在莱纳·冯阿普特的头脑中存在着、发散着、变动着。它以如此的方式存在着，这样流变不定、虚幻不实的观念和理想方能存在。空间、光线、玻璃；几件简朴的家具；望见花园的窗户；大片锃亮的地板，或许可用石灰华石材铺地；白色、象牙色和闪亮的铬黄色。各种元素如同它们在梦里改变形状和形式般移动着、演化着、变动着、变形着，然而对梦幻者而言，它们仍然是其所是：玻璃屋，玻璃梦，变动一个字母就能将前者变成后者，玻璃屋变成玻璃梦，这个梦想随着崭新国家的精神而来，他们在这样的国家中发现了自己，无论是成为捷克人、德国人，还是犹太人，都毫无关系，民主大行其道，艺术和科学会携手将幸福赋予全体人民。

夏季将尽时，莱纳·冯阿普特过来查看了场地。让丽塞尔纳闷的是，他如何能从她所认为的只适合他的背景中，从春日威尼斯那样的奇幻之地跳脱而出呢？他这样的人物似那座城市般不真实，是想象和幻想的造物，他能从泻湖的迷雾中变幻出奇异的宫殿、考究的教堂或忧郁的广场，像是使用了某种与生俱来的魔法。他如何能像现在这般，乘维也纳的火车而来，步入姆涅斯托那般实实在在的世界中呢？

“我觉得他只不过又是个洋洋自得的维也纳人而已，”他们置身于站台上闲逛的人群和懒散的行李工中间等候时，维克多说道。

“他怎么就成了洋洋自得了呢？”

“所有的维也纳人都很洋洋自得。那是因为他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对帝国发号施令的缘故。”

她替那个人打抱不平。“他根本不是那种维也纳人！维克多，你怎么这么喜欢冷嘲热讽？”

“我很现实。”

蒸汽预示着维也纳的火车驶来了。车门猛地打开，乘客们走了下来。还没等冯阿普特发现他们，她便已经看见他站在车门旁。他头戴灰色毡帽，身穿黑色大衣，看上去也确实像个沾沾自喜的生意人。“他在那儿！”丽塞尔挥着手。冯阿普特越过站台上的人群张望着，脸上带着藐视一切的神情，似乎对自己下方鼎沸的人群和周遭忽然爆发出来的捷克语聒噪声极其鄙视。然后，他看见她在挥手，脸上便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我的朋友们！”他喊道，从车厢里走下来，甩开手臂。“我的朋友们！”那时候，他似乎正打算拥抱他们，但结果他只是同维克多握了握手，抬起丽塞尔的手放至自己的嘴唇边能感觉到呼吸的地方。能再次看见他们真是太奇妙了。很荣幸，他说。他们看上去可比在威尼斯时要幸福多了；丽塞尔夫人也可爱多了。

丽塞尔因他可笑的恭维之词笑了起来。他不是个洋洋自得的生意

是凉亭，不过我们都叫它查塔。它就在山下的树林里。”她指了指，“爸爸在里面修了间浴室——造得很快，你想象得出来——我不得不和护士住在里面。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为了确保本诺不得病，这样就不会发展成风湿热，那样的话，就不能去参军了。”她看着冯阿普特。忽然，她的视线模糊起来，不是因为雨水滴在她的眼镜上；忽然，她的眼里涌出了泪水。“那不是很愚蠢吗？他们不想让本诺得猩红热，以免使他参不了军。他们本来应该让我们待在一起，巴望他能染上病，那样的话，他说不定就能活到今天。”

“对不起。”

她微笑了一下，像是为了安慰他。“谁会料得到呢。”

当他们往上来路边时，天气起了变化，大风、光线、水汽偶然合到一起，在云层中形成了一道裂口，阳光从中倾泻而出。她转身，回望着。灰色云层渐渐浸润了红色。浑圆的太阳低低地悬在施皮拉斯山的右侧，阳光斜斜地径直掠过城市，他们倏然之间沐浴在了温暖的琥珀色光辉中。她身旁的冯阿普特又举起了相机，果断地轻按快门，毫秒之间捕捉住了这灿烂的一刻。“你知道吗？”他难抑兴奋感，因为此刻独享的秘密而感到激动莫名，“你知道吗？”

他的激情令她想起了本诺，他以前也有很多想法。维克多不耐烦地站在车边。“什么？我应该知道什么？”

“我要把你们的房子倒个个儿。”

“倒个个儿？倒个个儿，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意思。”

“你必须解释一下。”

但他不想解释，不想告诉她。“只是个想法，”他们坐回车里时，他说道，“只是个想法。”

建 造

莱纳·冯阿普特在建筑工地上：那时是四月下旬，霖雨霏霏。地上仍是泥泞不堪，泥土仿佛诅咒般黏在双腿上，试图将人拉入坑中。冯阿普特穿着沾满泥巴的粗革皮鞋，站在木板道上。他像往常一样身着深灰色西装和黑色大衣，头戴淡灰色呢帽，很容易错把他当做房东。他旁边站着穿橡胶靴的工头，他也是浑身泥巴、衣冠不整、满脸倦容。此时，他们所面对的还不是混凝土架构。它只不过是设想大胆的草图，画在冯阿普特的头脑里，再转化到纸上，然后对最细微的细节问题进行修改、斟酌和讨论，如今已显现出由泛红的钢筋形成的醒目的横截面和垂直面，像伸往雾气中的三维迷宫。过去，房子都是像植物般有机地从地上往上建成。但这栋房子却不同：它是从外面的框架中生长出来的，犹如一个观念，往内自灵感的核心处发展成艺术品，往外则形成了其物质上的真实。水泥搅拌车翻滚、吞吐着。人们肩顶灰浆桶来回走动。竖立着的梯子形似直线形框架上显眼的对角线。

工头展开晒图，指着上方顶层，那儿有个工人娴熟地保持着平衡，走过大梁，就像孩子走在人行道街沿那样顺当。“你需要建几堵质量好的承重墙，”他说，“这样才能稳固。”

“那种东西，我一概不要，”冯阿普特答道，情绪好得出奇，“稳固是我最后考虑的一件事。这栋房子必须漂浮在光线中。它必须闪闪发光，闪耀光彩。它千万不能稳固！”

那人吸了吸鼻子。“它看上去像机器，不像房子。”

“当然可以。”

她的车子等在那儿，司机拉尼克坐在驾驶座上。他们驾车去了另一栋房子，在马萨利克区，是带角楼和棱堡的房子，窗子很小，墙壁很厚，还有塔楼和角楼。丽塞尔和冯阿普特在起居室聊天的时候，保姆便去把奥蒂丽抱过来。女仆端来了咖啡和蛋糕。他们兴致盎然地谈论着陈设和内饰，谈论将要成为她的家的空间，它和这间屋子的空间不同，不会有厚重的帷帘、棺材和教堂长凳般的家具，也不会有吊灯和花纹墙纸。“那是新的生活方式，”冯阿普特这么说时，保姆已把裹在层层披肩里的奥蒂丽抱来了，“是你将要拥有的东西。华而不实之物一概不要。”

丽塞尔接过孩子。“她一直在睡。过会儿她就会醒过来，想要吃奶。就这么回事。睡觉，吃奶。”她被如此荒谬的生活逗乐了，抱着孩子给冯阿普特看。他伸出手指尖在她脸颊上轻轻地蹭了蹭，然后抬眼看着丽塞尔，碰了碰她一侧托住奥蒂丽披肩的手。“看见你这么幸福真是太好了。”

“我真的很幸福。”她同意道，仿佛意犹未尽。

“维克多真幸运。”

“我们俩都很幸运。”

孩子醒来了，满脸的皮肤皱皱巴巴，眼睛忽然似珠宝般明亮。她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

“你瞧，她饿了。这就是她现在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你不介意我给她喂奶吧？”

“当然不……”他刚想走，她就拦住了他。

“别，请别麻烦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话……就请不要往别处看。你可以看着，莱纳。我喜欢你看着。”她立刻意识到自己拥有巨大的威力，于是她解开裙子前面的纽扣，露出了乳房。以前纤小的乳房如今已成了实用性的器官，似水果般沉甸甸。当她托着乳头给孩子喂奶时，她能感觉到莱纳盯着自己的目光，似触似碰，令人兴奋。奥蒂丽含住她那口香糖般的乳头，

吮吸时有种特别的陶醉感。丽塞尔抬起头，直直地看着他。“好啦。”她说道，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让莱纳·冯阿普特看着她做这件事会如此重要。

“不就是迷信嘛，”当讨论奥蒂丽洗礼这件事时，维克多不耐烦地说道，“我们公开声明过不信教，那为什么还要为我们的孩子做这样的事？”

“为了我母亲。”

“一开始，她坚持要在教堂结婚，现在她又要求自己的外孙女受洗。她可真会得寸进尺。”

“我还想让哈娜做她的教母。”丽塞尔又说道。

“那种女人！”

“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她是我最近的朋友。你不让我给孩子取名哈娜，可你得同意这件事。”

“那好，她会教我们的女儿为人忠诚、谦虚吗？”

“她会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的。”

“要是她能清楚自己有多么不负责任就好了。”

仪式——小型的家庭活动，仅限家庭成员和教父母参加——在冉斯卡街上的小兄弟会教堂举办，奥蒂丽全身裹着白绸，她的教母哈娜·哈娜科瓦则一袭黑衣。她们站在前面，有如漂亮的一对，一个小巧浑圆，天真而又柔软；另一个高挑、机智，精于世故，难以对付。维克多同哈娜的丈夫一道站在后面。“她很漂亮吧？”奥斯卡对他耳语道，但不知道他是在说孩子还是在说维克多的妻子。神父叽里咕噜地说着拉丁语，朝孩子弯下身，像是要朝她的胸脯咬上一口。照奥斯卡的解释是，他在对她呼吸，要把魔鬼从她的体内驱逐出去。哈娜已对他解释过整个仪式。

“那就是说魔鬼在她的身体里？那也太扯了吧。她还只是个孩子啊。她的眼睛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更别提藏什么魔鬼了。”荒唐的仪式令维克多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逾越节和赎罪日他都会被拽进犹太会堂，参加

与背叛的各种可能性。

“这种玛瑙要多少钱？”

冯阿普特的滔滔雄辩一下子打住了。“啊，价格嘛。价格恐怕很贵。”

“告诉我。”

“将近一万五千美元。差不多——”

“一大笔钱啊！天哪！差不多要五十万克朗。够建一栋大房子了。”

冯阿普特点了点头。“可想想看这样会有多么不同凡响，维克多先生。”

“当然会不同凡响。许多人都会有玛瑙烟灰缸。但我想没人会有一堵玛瑙墙。”

考察结束时，在对房子生出种种幻想，认为它不该只是光线和反射、不该只是如此沉闷的灰色混凝土盒子时，关于价格的不和谐之音确实硬生生地闯了进来。他们送冯阿普特上了维也纳的火车后，默默地返回自己的角楼别墅中。

“你对莱纳的建议感到不开心，是吗？”晚餐后在起居室里，丽塞尔说道。

他耸了耸肩。“有时好像太铺张浪费了。他花的是我们的钱，不是他的。”

“你指的是玛瑙墙？维克多，你知道‘玛瑙’是什么意思吗？希腊语里指指甲。是维纳斯的指甲，奇妙不奇妙？是女爱神的指甲。”

“冯阿普特告诉你的？”

“确实如此。”

“那这指甲可就贵得太离谱了。”

“哦，别太没情调了，维克多。如果我们想要做件奇妙的事，就一定得做出牺牲。”

她难道不理解吗？她住在备受呵护的世界里，哈娜·哈娜科瓦和她

事后，他并未觉得有负罪感，只是有些悲伤。有句拉丁谚语是怎么说的？交媾之后，任何动物都会悲伤。但悲伤什么呢？为纯洁无瑕的天真时刻的消逝，或许吧。

“好啦，我得走啦。”她说，从他身边翻开了去。

他伸手拦住了她。“等等，”他说，“别这么一走了之。我想和您聊聊天。您愿意的话，我会加钱的。”

“您会为聊天付钱给我？”

“为什么不可以？”

于是，他们聊了起来。那是场奇怪的谈话。偶尔，他也会在工厂里遇见和她同属一个阶层的女人。他会和她们寒暄一下，但从从不交谈。如今，他却在和这个女孩聊天，她思维敏捷，很有趣，她躺在他边上，抽着烟，告诉他自己居住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在那个底层阶级的星球上，你只是个小不点，再怎么，也挣不了多少。在那个地方，需要零花钱了，就得找男人。

“瞧，我真得走了，嗯？我还有事要做。”

“您不能过夜吗？”

她不行。如果他一开始就说的话，她倒说不定可以安排一下。或许下次可以，但现在不行。他看着她爬下床去拿衣服。她一丝不挂，没有那身时尚行头的时候，看上去更年轻。他看着她穿上衣服，人完全变了个样，变成了他在普拉特公园遇见的那个女人：光鲜、整洁、有趣，有那么点世故圆滑，这让他很开心，直想笑。

“我欠您多少钱？”

“您什么都不欠我。就当是给礼物吧。”

他找出钱包，数了许多钱，把她看得目瞪口呆。“我什么时候能再见您？”问题脱口而出，有点可笑，似乎是一时冲动而起，这时她踮着脚尖过来在他的脸颊上不带丝毫杂念地吻了一下。

内 部

那年夏天，他们去马里安巴德享用喷泉。他们住在福斯滕皇宫酒店的套房里，维克多以前常和父母去那儿度夏。服务员都称他维克多先生，还亲切地冲夫人微笑，逗摇篮里的奥蒂丽玩。从他们的套房可以望见疗养地的花园，园内清晨的薄雾在树丛间漂浮，使这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东方色彩。下午，乐队会在科罗纳达回廊外表演，人们则在各处喷泉间走来走去，从瓷瓶里喝着水，毫无来由地认为自己能被某种东西治愈，而不是因为无聊才这么做。晚上会有音乐会——一场肖邦的演奏会、几曲德沃夏克，也少不了施特劳斯。

镇上的海报宣布出品了一款新的兰道尔大众车。“兰道尔豪华配置，大众身段”是其标语，下方是几家人欢天喜地驾车出城去山光水色之地度夏，孩子们都从新车的车窗里伸出手快乐地挥动着。他们虽然得忍受各方关注，如妇女杂志的记者想了解丽塞尔未来十年当母亲的打算，《民众日报》的记者向维克多询问经济形势和新车的情况，但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还是自己待着。维克多和丽塞尔外出去镇上的树林里散步时，由保姆照看孩子，丽塞尔光着腿，穿了条短裤，脚蹬登山靴，看上去和他们初次相遇时一样年轻。维克多穿了条鹿皮马裤，像个波希米亚农夫。丽塞尔就是那样笑着说他的。“英俊的波希米亚农夫。”她坚持这么叫他。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徒步攀越了波特角山，去了特普尔的修道院，由于丽塞尔是女人，所以不让她进修道院图书室和博物馆参观。维克多在里面的时候，她不得不坐在外面的长凳上感受着自己裸露的膝盖。他们一笑驱愁，

合金柱子上弹了回来，光线在墙上光彩照人，光线在花园的露珠上熠熠生辉，光线在玻璃上回荡。他们仿佛站在了盐粒的晶体之中。“美妙极了，”她赞叹道，带着惊叹不已的神情环顾着四周，“让人觉得自由自在，毫不拘束。空间感就是让人产生万事皆有可能的感觉。你不觉得美妙极了么，维克多？你不觉得莱纳为我们创造了一件杰作吗？”

秋天，他们去了趟维也纳，最后敲定内部装潢的细节。从维克多上次去那座城市到这时，已过了好几个月。当他和丽塞尔来到火车北站时，他还心想是否会在哪儿碰见卡塔，或许可以去邮局取她的信；如果他这么做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她经过时，是否会认得他，偷偷窃笑？见到她，他会有什么感觉？是困窘，还是有负罪感？也许是厌恶感，厌恶自己怎么能屈服于这样一个女人的诱惑？但那是白操心。维也纳是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而他在莱奥波尔德市政广场上也只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已；然而，当的士驶离车站时，他仍不可避免地望见了在他们头顶上方凉爽的秋日空气中缓缓转动着的摩天轮。

建筑师的事务所坐落于田路区一幢老公寓楼的阁楼内。空间是现代风格的装饰，白墙，简单的陈设，与他们的房子有一丝相似感。他们同冯阿普特和他的助手讨论了墙面用什么涂料，地板用什么材料，讨论了室内设计的许多细枝末节。他们谈起了家具——本来要在双年展展厅里展出的“威尼斯”椅，还有新的椅子，“兰道尔”椅，是专门为姆涅斯托即将竣工的这栋精美绝伦的房子打造的。接下来，还有件额外之物，是度身定做而成，他提议为其取名“丽塞尔”椅，以向丽塞尔·兰道尔夫人表示敬意，如果她仁慈为怀愿意接受这份敬意的话。

“太棒了，”她说，羞红了脸，此时她就坐在这把与其同名的椅子上——全部是用悬臂式镀铬钢材和黑皮做成。维克多则坐在“兰道尔”椅样品上，看着他们。

葡萄酒和一些吃食，然后等候着，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来这儿，事实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最后，是她先看见了他。

“是维克多先生吗？”他身后传来了声音。即便过去了好几个月，也不会听错，是她的声音。嗓音有点沙哑，阴影中传来了笑声。他转身看去。她刚从门口进来，就站在他挂大衣和帽子的衣帽架旁。“卡塔。”他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突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握了握手，好笑的是，他们握手的样子就像意外见面的熟人。“您好吗？坐下吧。您好吗？”他把椅子拉了出来。她坐在他对面，个子小巧——比他记忆中要小巧，五官标致。能看见她，他就觉得心满意足，而且荒唐的是，他心里还充满了快乐。他对此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萍水相逢的女子只要在这儿就会让他快乐？可他是真的快乐。像个孩子似的。

她接过他递来的烟，当她朝他凑过来点烟时，他记起了她唇上的烟草味。不讨厌。和她的嗓音一样干燥。“他们告诉我你会来这儿。真没想到。过得怎么样？”

“很好，我很好。你看上去也挺好的。”

她笑了起来。“我？唉，我还凑合吧。”有个侍者走了过来，她点了杯酒。“我已经吃过了，”她说，“我就陪着你，等你吃好。”

他为什么会对那个想法这么喜欢呢？为什么这个女孩只是陪陪他就让他如此心满意足呢？他给她斟了点葡萄酒，她喝了一口，微笑地看着他，仿佛她知道一些他毫不知情的事似的。也许真的是这样，也许这种女人真的掌握了秘技。“太好了。我都差不多对你不抱希望了。你倒来了。”

他点了点头。他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他来了，就在普拉特街上的咖啡馆里，和一个不是他的妻子、但他准备与之做爱的女人在一起。是那样说的吗？性交。私通。那几个字在他脑海中犹犹豫豫地冒了出

本是羞于进行这种性爱的。“工作怎么样？”他问。

她解胸罩扣时停了下来，看着他。“还行。”

“还做帽子。”

“是啊，做帽子。其实，我换了工作。钱少一点，但我可以来去自由，差不多是这样吧。”

“听上去不错。”

她把胸罩扔向一边。她的乳房丰满、松软，比丽塞尔的更丰润。“其实，是为我自己打工。我已经开始接活了，是做衣服。需要关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做生意一向都是那样，是不是？”

“关系？没错。”

他凑过去，握着她的手，把她拉了过来，她直直地站在了他的面前。他能感觉到她躯体的温暖。她身体上有股味道，是花香，底下潜藏着某种幽暗的、私密的和肉欲的气息。“我的小裁缝，”他这么叫她，“你怎么这么可爱？”

可她摇了摇头。“我就是你见到的那种样子。没什么特别的。有时，像个婊子。”

“和我在一起，你可不是这样。”

“你付了钱，我就得好好待你，不是吗？”

“要是我不付钱，你就会让人讨厌喽？你对男朋友也这么粗鲁吗？”

“我没男朋友。现在没有。我没有男人，真的。”

他握住了一只柔软的乳房，没想到它有那么大。“我怎么样？”

她俯首看着他，他觉得她脸上露出遗憾的神情。“你不一样。我能得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吗？除了这种事。你这次想让我陪一晚上吗？因为我没问题，要是你乐意的话。我已经做好安排了，明白吗？”

他当然乐意。他想早上醒来的时候，有她相伴。若这不是爱的话，那他也希望这是爱的幻象。

年里她的容貌仍有待发育，所以整个童年时期她都会认为自己长得丑陋不堪，确实许多人也会认为她长得很普通，但有意思的是，待到十八岁，她会突然跳脱出来，丽塞尔庄重的五官结构和维克多的不苟言笑都会融合在一起，既有各自的相貌，也会获得某种独特的、不可名状的优雅感和温柔感。但此时，她还只是个小姑娘，声音急促，面色苍白，五官难看，双腿笨拙。“那样做很不雅观。”小女孩坐下来系鞋带时，她母亲这么说道。

“莉巴让我穿了条干净的内裤。”

“亲爱的，我没说这个。”

丽塞尔跟孩子们讲德语，而保姆莉巴——莉别娜，莉边卡，捷克语里有很多昵称——则讲捷克语。结果，两个孩子，尤其是奥蒂丽，都能轻轻松松地在两种语言间转换。“他们不该，”维克多总是这么坚持，“受语言、文化或家庭之类的东西束缚。他们必须像世界公民那样得到培养。”

孩子们穿好衣服后，莉巴和丽塞尔便将他们带至楼下，早餐已在用餐区放好了。维克多在图书室里和他们打招呼，他就在那儿喝第二杯咖啡、看看报纸。孩子们在他周围兴致盎然地闹来闹去，而他则静静地想着心思，也许是在思考读过的《民众日报》上的内容吧。

“别吵着爸爸。”莉巴说完，便领着孩子去用早餐。

丽塞尔瞥了眼维克多一直在读的那篇报道——德国禁止犹太医生给非犹太病人看病之类的报道——摇了摇头。是那边的报导，和这儿无关。是边界那头的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宇宙的报导。“肯定都会结束的。”

他没作答。无论是否完结，问题都不在于此。关键是，这件事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而且发生在犹太同胞的身上。最近几年，事实上从建房子那时起，维克多就已感觉到了自己的犹太身份。这并非指追根溯源重新发现自己的血脉，而是对遗传这一简单事实的接受，就像家族遗传，得了下唇突出那样怪异的畸形毛病。对某些人而言，比如对德意志之家的

某些成员而言，正是此种传承的事实将他标志了出来。他是个犹太人，犹太佬。而如今在德国，他们已将这一身份写入了法律。若他在德国，他就得重新安排兰道尔汽车厂的所有权和管理事务，只有雅利安人才能担任行政岗位、加入董事会。若他在德国，他就得另寻医生，因为他们的家庭医生不是犹太人。若他在德国，他和丽塞尔的婚姻尽管仍然有效，但仍属反常现象，因为今后所有这一类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婚姻都算非法。若他在德国，则奥蒂丽和马丁就会被官方归类为杂种，是低等人种。

这虽然荒唐至极，可还是发生了。

“哦，我昨天忘了告诉你。我已受邀加入人权联合委员会。”

“你会加入吗？”

“我想会的。”他又看起了报纸。报道说最近从德国涌入大量难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总统要求筹款。我想，这就是他们找我的原因。兰道尔工厂当然会捐款。而且我还认为，说不定还可以利用这栋房子。”

“房子？”

“办些慈善活动。独奏会什么的，谁知道呢？你知道许多人好像都很想见见这个地方。问问涅梅茨怎么样？办一场小型独奏会，六十个人参加，每个人都要付贵得离谱的门票费。说不定这样可以派点用场。”

“我们真的要向公众开放这房子吗？”丽塞尔并不喜欢乔迁派对引起的那场余波，记者们的胡乱猜测，无端侵入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她觉得，若受到过多的关注，维克多和她在此的生存就容易受到伤害，仿佛在这透明的玻璃墙内，他们只是转瞬即逝的造物，犹如夏日的蜉蝣，虽有着轻如薄纱的羽翼和精致的尾巴，生命却仍然短暂易逝。

“也不能那么说。另一方面……”他又埋头阅读起来。这是他的习惯，引出了讨论后，就不再接反驳的话茬。她想他也会这样对待手下的经